

一往情深的粽子

□文靖

印象中,我家极少裹粽子吃。父亲在乡里小学教书,母亲在附近的小饭店里掌厨,他们的白天黑夜都是为了每一分钱在卖力,哪有工夫翻翻日历,讨论一下农历节日怎么过呢!

就说粽子。母亲说:“要不要称点糯米,裹几个给孩子们解解馋?”父亲板着脸说:“要弄你自己弄啊,我还有学生!”父亲有胃病,不吃黏食。闻言母亲便作罢了。小时候,我一直艳羡狗子手上的槐花饼,珍珠兜里的绿豆糕以及从成才屋里飘来的饭菜浓香。

及至长大,发现粽子的味道也并未好到叫人辗转反侧的地步。张爱玲宣称“十六岁我要吃粽子汤团,吃一切难以消化的食物”,不过是一种对成人的遥望罢了——比如我,不及十六岁,已经对粽子没有实质性的期望了,却迷恋上了粽叶的香,尤其从清水锅里刚刚拎上来的一刹那,竟会傻乎乎地把自己埋在氤氲水汽里,试图被那样的香团团围住——贪婪地嗅,比吃在嘴里竟还要甜润青碧。

日子好转后,粽子大得吓人,基本上啃掉个尖,就搁在一边了。再一年,央求母亲,裹小一点,越小越好,一口吃掉。母亲笑着说:“总不能把粽叶还小吧?”家乡的粽叶宽厚温润,长在沟渠边,密可挡风。有的人家循环使用,洗净晒干,和干蒜头、丝瓜络子一起,挂在屋外的竹杈上。来年,放在水里浸泡一晚,又是碧绿光滑,一层淡淡的苇香。

后来再过端午,母亲都要事先征询家人:吃,还是不吃?最后一致通过:算了,不要麻烦了,买现成的,意思意思。早先对粽子的馋已经无影无踪了。只有在文字里,还能不亦乐乎地拾掇关于粽子的一些念想,像《随园食单》中的竹叶粽:“尖小,如初生菱角。”菱角般的粽子,是我理想中的样子。

后来碰见了形形色色的粽子,揣了火腿、咸肉、蜜枣甚至八宝的,也是浅尝辄止,味道,落了俗套。自助餐里有了我曾经希望的“越小越好,一口吃掉”的粽子,拆开来只觉寡淡,连我迷恋的那点清香也荡然无存了。粽子在我家,怕要永远销声匿迹了。

女儿出生在四月底。外婆推说身体不适,无法照料。母亲赶来,义无反顾地陪伴我,饮食起居之外,还要经常在夜里抱起哭闹的外孙女,说:“我们到阳台上看星星……”几天的小毛伢,会看星星吗?只是为了让我多睡一会儿呀。

女儿“十朝”,按风俗,要由外婆蒸些米糕之类的挑过来,答谢前来祝贺的亲戚。母亲因为离不开,就由父亲张罗。一辈子四平八稳的教书匠,出手便惊人——他没揉面,也没蒸糕,瞒着母亲,请村上的人帮忙裹了粽子。桌子上是一堆小山样的粽子,不记得有多少个了,反正数只连成一串,一路拖挂下来,是很可观的“步步高升”。

不仅如此,父亲还提醒说:“粽子,谐音是‘种子’呢!”



民间情怀

粽子的美味、艾蒿的清香、斗百草的童趣……每个中国人或多或少都会有的这些记忆,令端午节拥有了一种诗意而浪漫的气息,也让我们乐于在节日里重寻那些渐渐远去的民间情怀。

和植物一起生长

□李开周

斗百草这种游戏,我小时候玩过。我们那儿过端午节,风俗跟别处不一样,别处吃粽子,我们炸油泡。“油泡”是一种面食,面粉里加点儿盐,加点儿矾,搅成糊糊,一抓一团,搁油锅里炸,刺啦一声入了锅,本来扁乎乎的面团马上鼓起一个大泡,所以叫油泡。油泡炸好,先不吃,往祖坟送,大人小孩都去,大人在坟前摆供,我们在坟地里斗百草,斗饿了,那边刚好撒供,于是一家大小在坟前吃油泡。这个风俗比较奇特,可能你们觉得怪异,我倒觉得非常有趣。

在我小时候,坟地里不种庄稼,所以就成了草的天下,几乎什么草都长。有一种细长的草,两头尖,中间宽,像织布用的梭子,我们叫它“梭梭草”。有一种低矮的草,叶子很粗,分得很开,油青发亮,根在地下丛生,扎得又深,想把它拔出来,得使吃奶的劲儿,我们叫它“老牛拽”。此外还有蒿蒿棵、甜甜芽、灰灰菜、毛毛根、滴滴翠、天天樱、葛儿秧、燕儿麦、猫儿眼、水萝卜棵、血袋袋棵、小小虫卧单,等等。我们那儿给野草取名有些特点:要么用叠音词,譬如荠菜,在我们那儿就叫“荠荠菜”;要么走儿化音,在第一个字和第二个字的中间加一个“儿”字,显得那么亲切,跟喊自家孩子似的。

小时候斗百草,没有《红楼梦》里那么高雅,星星翠对月月红,观音柳对罗汉松,分明文人作对子,那是他们上等人的把戏,我很厌恶。我们另有一种玩法:拿草当玩具,看谁的点子最高。譬如俩小孩斗狗尾草,二秃子刷刷地把多余的叶片撕掉,然后三扭两转,一根

狗尾草就变成了一个小梭镖,再往远处一甩,嗖的一声扎西瓜上了;狗顺子不屑一顾,揪出狗尾草中间那根细茎,扭成一个小圆圈,吐上口水,闪闪发光,放大镜做成了,离地近一些,能看清蚂蚁交配。像这种好玩的游戏,现在的小孩已经很少有人会玩,不光城里孩子不会,农村孩子也不会了,它们就像某些神奇的武功,在江湖上失传已久。

明朝嘉靖年间有个沈信先生,最喜欢斗百草,七老八十了还大呼小叫跟小孩玩这个,他说:“身儿儿童斗草社,心如太古结绳时。”意思是贴近泥土,贴近童趣,无需机心,没有焦虑,是一种岁月静好的大快乐。可惜懂得这种快乐的人实在不多,现在咱们的企业家只懂得“奋斗”,整天忙着把心灵弄脏,把精神弄得很受挫,然后再花很多很多钱去“灵修”。有一部分官员则只懂得把城市扩大,把乡村迁走,驱赶着真正漆黑的夜色和真正清脆的鸟鸣,每年再砍几百万棵树做纸浆,为的是可以在报纸上读到森林大面积消失的消息。

现在野草也比以前少得多了,凡是长草的地方都开始长钢筋水泥,小孩子放学之后找不着满眼青翠的野地,只能找到黑网吧和钢琴学校。无论城市儿童还是农村儿童,都很难说出十五种以上植物的名字,他们离植物越来越远,他们接不上地气了。

去年过端午节,我开车回老家,看见公路旁边的坟地还在,但是只有大人摆供,没有小孩斗百草。也许在这一代孩子心目中,与其脏兮兮地去玩草,还不如去玩大人的胡子。

窗上一幅有生命的画

□苗连贵

影响视野,也无碍观瞻。后来发现,枯萎的艾蒿其实也并不难看,虽然色已发黄,枝条干瘦,叶子低垂、卷曲,但仍不失为一幅画——一幅风格凄美的图画。我起先以为,只要狂风一起,它便枝枯叶尽了,不料,几经风雨,它竟挺然而不为所动,接着,历经酷暑寒冬,它反而越发苍劲了:枝条坚硬如竹,叶子已干透,收缩扭曲得更紧密,却仍牢牢守在枝上不凋落,非用力扯不下来。未曾想艾蒿的韧力竟如此强劲,是因它曾生长在贫瘠荒寒之地而经久耐活的缘故?

妻的品格有点像艾蒿。妻出身贫寒,父母故去后,带着弟妹,独自撑起一个家;她下过农村,“战天斗地”5年才得以返城;回来做过临时工,摆过小摊,生活给予她种种磨难,她都一一挺了过来。与我成家后,她仍旧辛劳,家里家外忙不停。谁也没料到她会得一种致命的疾病,医生束手无策。在那段日子里,

她只能坐,不能躺,困极了,靠在我身上打个盹儿,身子一动,又醒了,就这样二十多个日夜枯坐病床。妻坚强地硬挺着,不失生的希望。她每天都要洗脸,把头发梳得光光亮亮,尽量给人以鲜活、灿烂,一天也不马虎,直至生命燃尽最后一点火花。她走时在深夜,不惊扰任何人,就那么从容地躺下,静静地睡去了……

妻的生日按农历算恰巧在端午节前后。此后每年端午节我总不忘买一束艾蒿,按妻的习惯系在窗上,闻着那略含药味的野气清香,恍惚间,感觉妻仍在家里。

艾蒿古时又称“相思草”,得名源于《诗经》中《王风·采芣》:“彼采艾兮,一日不见,如三岁兮!”以此表达深深的怀恋之情。端午将至,我的窗户将换上一束新的艾蒿:鲜活的、青枝绿叶的——那是一束有坚韧品格的花、一幅蕴含生命的画。

与苇叶相连的往事

□冬凝

长久地萦绕不去,丝毫不比南方竹叶的香气逊色。苇在我心里,与端午紧密相连,密不可分。

端午前一天,姥姥用五彩丝线扎一把小小的笤帚别上我的衣襟,腕上戴上五彩丝线捻成的漂亮五色索,乡间俗称“割五线”。笤帚扫灾,五色的丝线是青、白、红、黑、黄,象征着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,也象征着五方神力,避邪所用。戴上五线索,保佑孩子无病无灾,长命百岁。端午后的第一场大雨,姥姥便褪下我还没美够的五色索与笤帚,请雨水将五线扫到的五月魔邪之气全部带走。

端午的清晨,妈早早叫醒我,给我一方绣花的棉手帕,带我去河边拉露。五月的山野是春的锦衣,溪水蜿蜒,河埂上的各种花草融成碧玉一片。所谓拉露,便是用春草上的露水擦脸、擦手,尤其是擦眼睛与耳朵。露水甘醇清亮,带着草香,妈说可保得一年目明耳清。我对于艾草的记忆,就是这时候种下的。

江湖古老相传,南朝美文写手谢灵运长了一部很长很帅的胡子,三绺长须飘拂胸前,就跟美髯公关云长似的。当时有家寺庙正在塑佛教人物维摩诘居士的像,急需一把胡子,而谢灵运刚好信佛,就把胡子割下来,施舍给了那家寺庙。

一部胡子而已,本来没什么了不起,可那是谢灵运的胡子,谢是文坛大腕,文学史上赫赫有名,他的胡子粘在维摩诘的塑像上,那尊塑像也跟着声名大振起来,从此香火不断,香客如云。

话说二百多年后,某个端午节,唐中宗的女儿安乐公主跟闺蜜们斗百草,输了,忽然想起谢灵运的胡子,心说:等我拿出谢灵运的胡子来,看你们用什么草跟我斗!当即派人骑快马赶到那家寺庙,把维摩诘像上的胡子揪下送到京城。

拿到胡子以后,安乐公主究竟有没有反败为胜,历史上没有记载。我猜她是能胜的,因为再稀奇的花草也不能跟一个历史名人的胡子相提并论,那是文物,对不对?她的闺蜜们可能会提意见:咱这是斗百草,又不是斗胡子,你犯规!安乐公主则可能杏眼一瞪:谁规定不能用胡子斗百草?你们要不服,去找陶渊明的胸毛!

我不清楚唐朝斗百草的规矩,不知道是否只能在端午节那天进行,也不知道是否可以使用胡子。我只知道《红楼梦》里芳官藕官她们在大观园斗百草,是哪天都能斗的,她们用的“百草”也是林林总总,星星翠、月月红、君子竹、美人蕉、观音柳、罗汉松……花草和树木都有,是植物就行,不限于草。但胡子是没有的。

妻生前不容花花草草进门,唯对艾蒿情有独钟,每年端午节都要去集市买回一束。艾蒿原先是挂在门上的,换成铁门后,再无处挂它,妻说,就系在窗格子上吧。这倒也妙,从此窗上多了一抹新绿,屋里添了一点野意。出于好玩,系它时我将之作了些“艺术”修理:使枝条斜向里弯曲,使叶子蓬蓬松松地乍开,看上去如一束绿色的花。

艾蒿叶有些像菊花叶,正面深绿,背面有点发白,显得青色蒙眬,像蒙了一层池塘野泽的雾气。集市买回的艾蒿配有菖蒲,菖蒲叶如孔雀翎子一般,舒展修长,与艾蒿扎在一起,十分和谐而有韵致。由是,窗户成了一幅生气盎然,别有情趣的画,风吹进来,满屋都是略带药味的野气清香。要说她喜欢这个野香味儿。

艾蒿不过几天就失去了鲜活,绿色褪去,叶子也萎蔫了。我任其留在窗上,主要是懒,反正它既不

新办公大楼的东南,有很大一片苇荡,从窗口望过去,是一种敞放着的视野与诗情。春草茂盛起来,这片浅翠便时时诱惑着我,让我莫名心跳,有一种投入其中的冲动。

走近这片苇荡时,正是晌午时分。浸透着浓烈阳光的青苇,长在清浅的水里,飘荡着山野的气息。碎碎点点的阳光从枝叶中漏过,清澈的水便如洒了些许碎银,一片清亮。水中有陈年的败枝腐叶,有斑驳的倒影,也有小小的浮游生物自由滑翔。风掠过,整个苇荡明媚地起伏,翠色的波涛缓缓推进,如年长的老人回忆旧年往事,低声沉语着一个平常故事。我的心却不同,被风撩拨,仿佛苇荡里惊起了一只大鸟,呼啦啦地从记忆深处飞来许多与苇叶相连的端午往事。

记忆里,五月的苇叶宽厚柔韧,端午包粽子正是最适宜的时节。那些小巧结实的粽子剥开,是苇叶印上的温柔细腻的浅绿,空气中顿时溢满苇叶特殊的清香,这清香在口中缠绵,

拉露之后,妈扯上一捆艾草带回家,艾草浓烈的味道便在这时溢了出来,那么强烈,那么神秘。妈把这些艾草分成两份,一份挂在大门上,风干后收起来,三伏天烧水给我们洗澡,妈说用端午采的艾草烧水洗澡,不招虫咬不招病。另一份濯洗干净,放到锅里煮鸡蛋。煮好的鸡蛋皮被艾草染得微绿,带着浓郁的艾草香。姥姥抓上两个,在我崭新的红肚兜上不停地滚,且滚且念念有词,恍惚是肚子不疼之类的话。这艾草,便将端午传统的神秘和美好推向了最高潮。

不知不觉里,苇叶青过多少春,又黄过几许秋?这苇荡满目的青翠,和轻叩我心门的那些眷恋之情,一直融化到我心里。五月正午的阳光毫无顾忌地泼洒,整个人身心暖暖的,陡然生出一种辽远又宽敞的喜悦,仿佛整个人都舒展开来。风在我身边经过,不肯停留,断续穿行在苇荡之中,向远方去了。

时间,就这样悄悄流淌过去了。吧。